

绿色/散文/系列/丛/书
鲍尔吉·原野

大自然卷
青/少/年/必/读

蜜色黄昏

鲍尔吉·原野/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绿
色
散
文
系
列
丛
书

鲍尔吉·原野

大自然卷
青/少/年/必/读

蜜色黄昏

鲍尔吉·原野/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蜜色黄昏 / 鲍尔吉·原野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1

(绿色散文阅读丛书)

ISBN 978—7—5472—1886—0

I. ①蜜… II. ①鲍…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3822 号

MI SE HUANG HUN

书名：蜜 色 黄 昏

著者：鲍尔吉·原野

出版人：孙建军

责任编辑：于 涉

封面设计：小徐书装

出版发行：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130021

电 话：0431—86037507

网 址：www.jlws.com.cn

印 刷：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11

字 数：15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72—1886—0

定 价：22.00 元

国 景

每片雪都在找一个人

班迪的雪人	1
冰凌	3
冰雕	3
冰窟窿	4
从张旭的草书里找羊	8
灌木	9
每片雪都在找一个人	10
前奏	11
石头上漂桃花	12
太阳在冰上取暖	13
眺望冰河	14
为孩子降落的雪	15
身边的秘密	15
雪地篝火	17
雪地贺卡	18
雪地狂草	19
雪地上的羽毛	20
雪来洗万物	22



和野百合野合

和野百合野合	24
荷花骑马坐轿	25
花瓣手	26
花的颜色	28
花朵从露水里醒来	30
花有话	31
鸡冠花	32
金银花	34
绿袖百合	35
棉花	36
你不开我开	37
色彩的旋转和燃烧	37
素花芳香	38
一句一句甜	40
樱桃花在枝头想念樱桃	41
与梨花一起白头	42

把自己甜死的甘蔗

把自己甜死的甘蔗	44
大枣	45
高粱与石榴	46
箭杆	48
精灵逃逸	49
绿屁股柿子	50
美丽的葡萄	51
面包的天堂	53

苹果	54
苹果籽	55
葡萄园	56
三枝谷穗	57
沙果	58
松塔	59
糖梨儿	61
西红柿	62
悬崖的玉米	63
洋葱的衣服	64
玉米之名	65
种子	66

鸟像神一样生活

白鹤向南方	68
白马寺的鸽子	69
虫鸟记	70
得意	71
放鹰记	72
夫妻鸟	75
公鸟们	77
红瓦鸽群	78
麻雀	80
鸟的话题	81
鸟儿叮咛	83
鸟儿在嘲笑什么	85
鸟居	86
鸟群	88
鸟群飞过峡谷	89



鸟天下	90
鸟投林	91
鸟像神一样生活	92
鸟啄樱桃人痛快	94
起飞	95
王三	96
小鸟爱听的话	98
燕子	99
燕子带来兴旺发达	100
在鸽阵穿行	100
啄露而歌	101
紫微紫微紫微紫	102

蝴蝶一如梦游人

红绿蚂蚁	104
蝴蝶	105
蝴蝶一如梦游人	106
甲虫戒指	107
剿蚊记	108
蜜的秘密	109
蜜蜂	111
上帝的伏兵	112
树墙那边	113
说蚊	113
小虫看佛像	115
养蜂人	116
在虫鸟之间重温大师语录	117
蛛网上的星辰	118

火

火	121
火棒圈	122
火柴	123
火花	124
火琉璃	126
火苗去了哪里?	127
烤火	128
燃灯人	129

白桦树的诗篇

白桦树的诗篇	131
告别桑园	133
光晕在树	134
胡杨之地	135
进森林像进入一个瓶口	136
拎起裙子过河	138
柳美人	138
柳树的母性	139
起风	140
树的衣裳	141
树的尽头	142
树的弥撒曲	143
树活两辈子	143
树静夜阑	145
树里的火和水	146
树木是音乐家	146





树木有梦	147
树叶欲飞	148
树桩	149
松木在夜晚说话	149
藤	151
望树心安	152
闻香	153
雾散了，树叶滴水	154
夜的枝叶	155
银杏	156
樱桃花在枝头想念樱桃	158
栽树吧	159
这里的森林比匈牙利更多	162
珠宝	164
走不过边境的树	164



每片雪都在找一个人

班迪的雪人

过完年，我跟朋友 M 到牧区转。M 说阿什罕那地方有意思，牧民围着堆矗的雪人跳舞，然后架火把雪人融化。

我说蒙古人没这个习俗啊？M 说，别的地方没这个习俗，阿什罕这地方的人祖上从元大都迁来，习俗特别。

我们去了那里。无边的丘陵，积雪逶迤，空旷间小树兀立，像等候你。野兔留下的足迹的窟窿，见出它跋涉艰难。

进艾里（村子），见一家人围着雪人。M 说，今天初七，是“查干乌德日”（逢喜之日），他们跟雪人搞联谊。

雪人脖颈系着蓝纱巾，戴草帽，嘴部镶一圈儿玉米粒。说跳舞，其实是七十多岁的老汉和两个小孩围雪人转圈儿，手拎红绸子往肩后甩，这是哲盟的安岱舞的舞姿。稍微往深里说，安岱舞从萨满教驱鬼仪式而来。

男女主人敬酒让我们尝饮。蒙古人待客并不劝酒，按礼仪，不可把敬上的酒一口喝干，也不可不喝。双手接碗，酒沾唇，复双手还给主人完事。只有那些假蒙古人才劝人喝醉，没安好心。M 喝一小口，我手指蘸酒，表示喝过了。依稀听到老汉念念有词，乃是赞颂诗篇，非常吉利。我们绕雪人走，手甩肩后，晦气都被抛掉了。他们抱来玉米秸和松树枝放在雪人上点火。风一吹，雪人扯出很长的火苗儿，像火刺猬。老汉拿瓶往上浇白酒，火苗遇酒，先凝黑斑后爆蓝焰，大旺。不消说，雪酥，化成一摊水，土地潮黑，像春天那样。老汉和男女主人双手摊开，像捧着哈达，躬腰，说“佳、佳佳”，意谓：好啊、如此，与“阿门”一个意思。老汉坚定地说：“雪人升天，吉祥留下了。”

我说：“祝福！祝福啦！”



他们回谢：“吉祥！都吉祥！”

离开这家，M说到巴根家吃午饭。到他家，屋前是轻烟袅袅的秸秆和积水，雪人也刚刚升上太空。我们进屋喝茶，手把肉什么的端了上来。巴根——他前额深纹像船长袖饰的三个V字，对M说：“我遇到一件奇怪的事，可以请教吗？”

M：“说吧。”M和他们熟，是旗武装部长。

巴根招手，他老婆捧一样东西进来，包着布。他说：“我家烧雪人，烧出这样的东西。”布撩开，露一个圆球，上画脑袋。他们神色虔诚，也可说害怕。

M拿过来给我看：球桔子大小，一掂，没多重，像塑钢材料；画一张脸，小眼睛，留两撇宽厚的海豹胡子。另一面是英文字母：P×××S。既然有字母，我断定它不是神奇之物，也不是天外来物。巴根用手撑着炕沿儿，壮硕的胳膊微颤，问：“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烧雪人从来没烧出东西呀？带眼睛的……”

我像见过，跟食品有关……。我问：“你家有小孩吗？”

“有啊！叫班迪。”

“几岁了？”

“七岁，一年级。”

“他在哪儿？”

“班迪喝醉了。”

“七岁小孩喝醉了？”

“这个雪人是班迪堆的。他特别喜欢，半夜醒了都出屋看一眼。他不让烧掉，我们把他灌醉了，睡觉呢。”

我呼啦想起来，这个球是洋葱薯片的标识玩具，外国货，一定是班迪的。我让他们把孩子叫醒，班迪揉着眼睛过来，抢过圆球，说雪人一定被烧了，球是他藏到雪人里面的。

班迪跑到屋外，趴在泥水上痛哭。巴根又堆了个雪人，安装大枣眼睛和胡萝卜鼻子。班迪蔑视地打量新雪人，抽泣吸气，运动医学叫“过度换气”。

我说：“这是你的新雪人。”

班迪说：“假的！我不要！”

成年人认为雪人都是假的，但在孩子眼里又分成真假。班迪的雪人是他的朋友，有灵魂和身体，却被烧了。成年人的眼泪永远挥洒不到雪人身上。班迪哭得如此伤心，泪水洒在雪人融化的积水上，享受着我们享受不到的幸福。



冰凌

车棚的屋檐，是绿色石绵瓦的斜坡。当阳光越过楼脊照到棚顶的白雪时，绿色开始一点点地露出来。未化的积雪在阴影中沉默，而湿漉漉的绿瓦，在阳光中恣意鲜艳。

融化的积水，在背阴的屋檐结成一排冰凌。

冰凌像倒悬的羚羊角。它像螺丝一样，一圈一圈的。这么好的冰凌，闪闪发光，真是可惜了。我觉得，仿佛五分钟不到就应该有孩子手举竹竿跑来，稀里哗啦，打碎冰凌，声音如钟磬一般好听。

人总是不能看一些东西。有垂柳的湖边，假如没游人经过，或经过的人目不斜视，湖与柳都可惜了；月夜杏花树下，若无一对男女缠绵，好像也是对花的浪费。这样的例子多了。一个人手忙脚乱地喝酒涮锅，满面淌汗，你觉得他朋友不够意思，甚至恨他的朋友，为什么不来对饮？虚掷了这么多热气、汗和该说没说的言语。

人爱把心思牵扯到不相干的事情上，像小虫无端被蛛网粘住。我看到这些冰凌在融化，现在是午后，阳光渐渐照在它们身上。孩子们还没有举着陈胜、吴广的大竹竿子呐喊着杀过来。此刻他们在课堂里学那些无味的课文。放学后，冰凌全没影了，天下又有一样好东西无疾而终。

冰雕

公园门口矗立冰块，集装箱那么大。问做何用，通时事的人说：冰雕。

有道理。罗丹说过，去除物体的多余部分，显示藏在其中的形体和灵魂。我围绕大方冰使劲看，想：藏着什么样的灵魂呢？酒神、王母娘娘、张学友、长颈鹿？都可能。罗丹还说，那是能够呼吸的灵与肉的结合。这些已经包含在半透明的冰里，我们很快就看到了。

第二天，见长发的雕塑家凿冰，艺术刚开始，像破坏一样，看不出什么名堂，围观的人渐渐散了。下午，冰现出一雏形，大约是一巨狮，昂昂然。雕塑家很满意，说上酒吧喝酒。



越日中午，巨狮大嘴和铃铛式的眼睛已暴露，左爪蹬一球。人说狮雕之公母取决蹬球之爪的左右，此狮约雄性。

后来，狮之病脊窄臀显现。狮与虎一样，脊如病弱，徐悲鸿之狮笔意亦此。狮头越发显大，不可一世。只有肚子上的冰还未清除。

再一日，我去观狮时，狮子变小，模糊多水，精锐气泄了许多。天变暖，阳光晒的。和狮头一样，雕塑家头上也流着汗，也有些沮丧。他正按比例把狮子变小，免得别人看不出狮子。

傍晚时，狮已改豹，写好“雄狮”的塑料牌也改成“猎豹”了。豹尾长身矮，头小得像西方的模特，没有大嘴和鬣毛。

早晨，猎豹也缩水了，像刚从水里钻出来的狗。雕塑家沉思。

几个小孩说：“改叭啦狗吧。改猫吧。”

还说：“改烤鸭吧。”

雕塑家忍无可忍，骂一声，冲过去揍他们，小孩散了。天下最不容易捉到的就是小孩，他们远远地喊：“改耗子吧！改跳蚤吧！”

小儿哪懂艺术作品，由大变小，不等于才能的递减。猫未必不是艺术品，但有原来的雄狮比着，就不好办。

“改海象吧。”我向雕塑家建议，并没有侮辱他的意思。海象光溜，咋晒也像那么回事。

雕塑家没言语。他一定也听过那个相声，扇面美人改成张飞，再改怪石。

这几天出奇地热，天天在零度以上。因为这么一大块冰的融化，公园的空气比往常清新，扭秧歌的人多起来。

雕塑家对作品左观右察，长吁短叹。看来其形体和灵魂都被太阳收走了。他自语：“可别扯了。”举起锤子“咣、咣、咣”砸了一通，狮、豹、海象及猫狗均告毁灭，收拾工具，大摇大摆地走了。

在沈阳话里，“扯”有无谓与无聊之意。“扯啥扯”，意思和“无厘头”差不多。

冰窟窿

在结冰的湖上行走，是超然的经验。

湖面浩大森然，冰才可观。若在沈阳北陵公园较小较浅的冰面上游玩，便索然。

水深几十米的湖，冰的花纹瑰丽无比。它像一块天地间最大的玉石，焕发着深碧与浅绿的光彩。冰里总有花纹蜿蜒，如当风的绸带，如狂者大草。吴承恩关于“水晶宫”的构想，大约由目睹湖冰而来。由于形容不出湖冰的好看，我才肤浅地以“瑰丽”状之。我想过，若捉来一只蜜蜂、一只彩蝶、一只黄鹂冻在湖里，则更神妙。

想这事的时候，我约十二岁，全家住在红山水库边上的昭马达盟五七干校。

我和同学在水库的冰上疾走，皮帽耳子在风里呼扇。远山含黛，近岸丛林如烟，脚下是不知所终的碧玉。我还想，这么好的冰，水下的鱼鳖定然自豪于所居的琉璃世界。

北京昆明湖的冰，我没有见过。云南滇池可惜不冻。

然而在这上面滑冰很困难，内行人知道这一点。冰面不平，它由动荡冻成。透明的冰太脆，不吃刀。干校几位滑冰爱好者，凿冰窟窿，用水桶取水，泼出一个冰场。水一洒，冻面找平了。浅水冻成的冰较软，吃刀。它像别处冰场一样，白蒙蒙的并不透明。那几位凿冰取水者，不许没干活的人在这里滑冰。

节气过了大雪，水库全冻严了。能冻几尺厚呢？渔民说到4尺了，的确不是一日之寒。

我与同学属于没权利滑冰，也没有冰鞋的阶层。但我们有冰车，单刃与双刃的，用两根铁杆风行冰面。一次，有位干校的人弄来一副狗爬犁子，嘴露浅笑，6条黑黄杂毛狗矫健狂奔。我们拎着破冰车看呆了，太牛啦！爬犁渐远，他是到15里外的名为“王八蛋山”的地方办事去了。我们商议造爬犁，坚决要造一只爬犁。三角板、木板、麻绳以至钉子都备齐了，但没动工。我们苦恼于弄不到狗，一条也弄不到。干校有马，但不会借给小孩子玩。我们所能弄到的只是猫，但猫是畜类最不肯为人效力的动物，再说它也拉不动爬犁。有人提议把连部的老母猪偷着赶出来拉爬犁。还行，连部离水库只有两里路，拉完赶回去呗。大家沉吟许久，最后犹豫了。老母猪已经怀孕，一使劲把小猪崽子下一冰面，我们就倒霉了。干校连以上领导，都是工军宣队的人，整人蛮狠。

爬犁之梦破灭了。

在冰上行走，咔咔之音四起，特别是最冷的时候。初行者最怕这个声音，东



张西望不知向哪里走。实际上，冰越响，冻得越结实，过汽车都没事，别说过你两条腿的人。

但还是发生了人掉进冰窟窿里的事情，遇难者是我朋友代什么。在此，我给他起名代五。

代五是我们辽建三团子弟学校六七年级的班长（两个年级在一起上课。给高年级上课时，你不听就是了，但须肃然坐着）。代五学习狗屁不是，但最喜助人为乐。他把双手放在腰侧提裤子时，就准备帮你分忧解难了。代五眼珠浅黄，牙齿洁白，总是明朗地笑着。我把他脸上整体表现的含义，理解为“憧憬”。我就是这样理解憧憬的——现在很好，下一步或明天更好。我认为黄眼珠的人多不切实际，代五正是如此。有时他一提裤子：“操，抓大眼贼去？”我不愿意，因为麻烦。大眼贼即眼睛很大的肥硕田鼠，若以水淹或烟熏法擒住它后，掏开洞穴，会发现该物把洞造得楼上楼下，立体交叉，完全是四室一厅。它的储藏室里，剥去壳的花生米一层层摆着，很齐很红。玉米粒也是这样。用不了一会儿，代五一脸憧憬而来，拎着大眼贼的后腿，说“操！”意谓你佩服不？我淡淡地回“操”，意谓没啥稀奇。

那天日暮，风把冰面浮雪刮干净了，西边太阳一照，冰上金光灿烂了。我们手划冰车，嗖嗖地，代五划在最前面。突然，听他哀告一声“操——”，其声其调凄厉悠长。我们抬头，代五没了。前面空余一根冰锥，代五和冰车与另一根冰锥掉冰窟窿里了。

我们绝望大喊：“冰窟窿！”纷纷煞车。

请允许我暂缓叙述节奏，为什么冻4尺厚的冰还会有冰窟窿陷害我们，代五在冰窟窿里多待一会儿无妨。水库在最冷时，冰层越冻越厚。结冰本身是一种膨胀，会“咔”地裂一道缝，常在你脚下裂向前面，但这不表明冰会坍塌。但冰们横七竖八地这样“咔咔”裂，偶然会形成一处坍点。所有的裂纹（不管几尺厚）全部在那儿周延通贯了，即代五进去的地方。

我们退后几步，等代五的脑袋冒出来。

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友爱不仁慈吗？不。若有人掉进冰窟窿，外人不要往前跑，否则把窟窿周围的冰沿踩塌，于落水者不利。最重要的在于，掉进冰窟窿的人一定不要挣扎，身体保持立正姿态，憋口气，浮上来时，恰好是出口。这些我们都应该知道，代五更知道。落水者——特别是会游泳的落水者——在求生的绝望情

绪下，却要划动冲撞，头上抵住了无边的冰层。你能抵破冰层吗？你能抵破红山水库方圆（写到这里，我翻开叶圣陶先生《内蒙日记》1961年8月27日所示“此水库蓄水量达20亿立方，有汪洋之观”）许多公顷的冰层吗？我还是没查到此水库水面面积到底多大。

过了一会儿，代五还是没冒出来。

我们着急了。代五一定挣扎过了。夕阳断然射出惨淡的血色。代五一定撞到了冰层，没找到冰窟窿，又换了一个方向，又撞到了冰层。冰上，我们几个人目瞪口呆地瑟瑟立着。代五死定了，不知不觉，我努力下咽哽咽。今天写到这里，眼睛仍然泛潮。代五在冰底下多么绝望，除了冰窟窿，其余全是地狱之门。他的棉衣浸水后，会沉重无比。代五能向上冲几次呢？他永远无法憧憬了。

这时，我们中间的一个人（仿佛是隋老腚），大踏步冲向冰窟窿，到跟前，斜仰着跌入水里。冰窟窿又大了一些，又进去了一人。让我们感谢上帝，隋老腚把代五头顶的冰踩塌了，代五第一个冒出头来，面色青紫，伸出僵直的手想抓什么。我们迅速倒伏在冰上，一人捉住另一人的脚，把最后的脚伸向代五。代五抓不牢脚，隋老腚在水里冒出，托起他屁股。我们趴着，是怕冰层继续塌裂。后来隋老腚也上来了。

代五出水后，眼睛分视我们，脸上还在憧憬。他一定觉得很久没有见到我们了。过一会儿，他哭了。他表情已僵了，只是嘴角往下耷拉，说：“操你个妈！”就是说操冰窟窿他妈。又说：“冰车也没了。”

代五经过冰冻过，眼珠仍是黄的，但再往后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了，牙齿始终格格。我们让他把棉袄脱下，把水拧净，我脱下棉袄给他。当把拧去水但已结冰的棉袄还给他时，代五似乎留意我的棉袄，我也不肯穿他那棉袄。最后代五还是穿了自己的。

隋老腚不让别人拧水，自己拧过穿上，拎着冰车一言不发在前面走。我把皮帽子给了隋老腚，他跃入冰窟窿时，帽子也沉底了。我用手捂着耳朵，把冰车丢了。上岸后，我们奇怪地沉默着，各自回家了。

好像谁也没跟家里说过这事。

有一次，我想问代五，他在冰窟窿里向上看，是什么景象。我没问，这不人道。我只是想知道，那是什么样子的呢？也是碧绿带花纹的冰，上有天光映照，似更灿烂。



从张旭的草书里找羊

十二岁那年，我随父母到昭乌达盟“五七”干校生活，住的地方有一个大水库。我并不会用立方米这样的术语形容水库的大，只是说，我们住北岸，望过去，南岸的山只有韭菜叶那么一小条，如南宋画家马远的淡彩画，中间都是水。

住水库边上，夏日戏水，冬天在冰上行走。我们企图到对面的山上去看一看，在冰上走过十里二十里路都到达不了，只是山变得葱叶那么宽而已。那时，我们见到了厚重的冰，冻得一两米厚。在冰上走，人不抬脚，抬脚就该挨摔了。鞋在冰面上蹭，脚下是青绿色大块的冰，比玉石跟啤酒瓶子都好看。冰面甚至带着波浪的起伏，好像波浪是一瞬间冻成的。入冬，波浪仍不合时宜地荡漾。风说不许动，波浪吓得不敢动，留下起伏的冰面。人刚上冰，最害怕冰裂的声音——咔、咔，比房子塌了声音还大。不明白的人以为冰在崩溃，其实是冻严实了。天越冷，冰越裂，声音越大。

我下面要说冰的裂纹。

冰纹是大自然最美的景观之一，谁不同意，证明他没见过大冰。裂纹贯通上下，交错纵横，比瓷器表面的裂纹更好看，是立体纹。它们像闪电、像根须、像刀刃，大纹套细纹，巧夺天工。那时没有照相机，要是照下来，每幅都像抽象派的画作。

再说瓷品。瓷器多数是球体，比如碗和瓶都有一个球面积。釉彩在高温烧结下开裂，形成意外的美，包括“冰裂纹”。纹是寻找方向的力，它们在球体开裂，错成网状，像篆书，更像八思巴蒙古字。忽必烈可汗敕令国师八思巴喇嘛弃回纥蒙古字，以藏文字母创八思巴文蒙古字。此字现已失传，大英博物馆现藏一支元代皮囊装的酒，上书八思巴文，意谓“好酒”，说得多质朴。八思巴文字体有点像蜂巢，方正而勾连，如崩瓷纹路。看这些纹会勾起人的好奇心，像看字一样探寻它的意义，这里有乱石铺街的错落，也有树叶纹路的井然。不光瓷器烧结有裂纹，所有动植物的生长都有螺旋性的变化。树叶纹路的网格，是生长形成的分裂。人类青少年大腿的蛇纹，是肌肉生长挣破了坚韧的皮。孕妇的肚子也有妊娠纹。冰的皮、釉的皮、人的皮都会裂开，只不过人类皮肤修复得好，瓷器裂完回不去了。

